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名家

MING JIA

开满蔷薇的家园

◎宋晓杰

移出户外。之后，桃、李、樱、杏、梨、玉兰、丁香，比赛似的，变着花样儿地美呀——像急于表达的人，直奔“主题”。叶子还没影儿呢——哦，我想起为什么把女孩比作花朵了，因为她们都有一张“巧嘴”，相比男孩子来说——叶子还没看到，花儿却先看到了。我承认它们都很美，但是，初识之后，我盼望天天想见的，仍是蔷薇。花瓣繁复，层层递进，每一朵各自独立，很好看。但簇在一起，也不会掠了谁的美，而彼此成全，汇成花海，像一片热情的海，拥着你。

我喜爱蔷薇，不单单是因为它们的花期相对较长，不单单是因为它们一层压了一层的花瓣儿如繁复的女儿心，令人费心猜想——而这猜想的过程，又是多么美妙啊——仅是一枝一蔓、一花一朵的细部，就值得细品、慢看。像看到小猫、小狗和小小婴儿一样，我微弯、并拢的双手，不知道应该举起还是放下。越美好，越爱怜，越不知所措。

仔细看后才发现，小区的好多地方都移植了蔷薇，它们像刚刚入住的新主人，还带着客人的新奇、规矩和羞涩。当然，这种感觉完全是我的个人感受。很快，它们便成为小区里拍照的最佳背景，成为最靓丽的风景线。人们在散步、上下班路过的时候，都要停下来看一看，因而觉得自己也变得更好了。

一天傍晚，我观“花瀑”回来，感触良多，不知怎么脑海里竟然冒出了一些零散的诗句。在我好久没有写诗之后，是蔷薇给了我第一份额外的嘉奖。

“清一色的玫粉，圆圆的小团脸/依扶着矮墙，像中学的合唱队/我说：蔷啊，薇啊/就有香气低低地、淡淡地/像露珠在滚，蜻蜓在飞/呼喊彼此的笑声，清冷冷的/水芹菜。哦，我一直记得/小巷的石板路上/我们勾肩搭背的16岁/没有水蛇腰也很美/蔷薇不开，真的无所谓/轻轻地念出声来——/如青春、晨曦，新生的苞芽及树杪

……就很美！”（《蔷薇花开》）。这让我想起穿红挂绿的年纪，想起我的青年时代。也许粉、红这一色系，正是少女的最佳配色。尤其是粉色，玉一般，容不得一丝尘埃，正如蔷薇的名字：白玉堂、七姊妹、百叶蔷薇……它们不正是你的同桌、室友的名字吗？不正是她们品质的直观反映吗？

我记忆清楚的30岁那一年——整整30岁，某天逛商厦的时候，我瞬间对玻璃橱窗内一见钟情的一件水粉色羊绒衫失去了信心。当我知道无法再驾驭它的“清纯”与“无瑕”时，忽然“悲”从中来——真的是“忽然”。或许，你也有这样的一两个时刻，无法自持。大约就是从那时候起，我便“成熟”了，因为如此清醒的认知，因为如此果决的放手。从此，我对水粉、对花朵的绚烂敬而远之，但心中仍存隐隐的失落与不甘。

但是，看到院子里的蔷薇，30岁的我，16岁的我，又“活”了回来。或者，在我的心里，还有另外的隐衷，让我无法对此视而不见，无知无觉——

我不知道堂妹应该叫“宋晓微”，还是叫“宋晓薇”，虽然她的名字是我给起的。那时我不过是一名初中生，当婶婶指着初生的妹妹问我，可以给妹妹起个名字吗？我不假思索，竟然脱口而出是基于什么原因？显然，是没有太多考虑的，也许是某个我可心的女生叫“薇”，也许是哪个我喜爱的“偶像”叫“威”。不知我从何引发的联想，但记得牢的，是我坚定地用“wei”来命名亲爱的妹妹，而一大家子人又完全赞同一个“小孩伢子”为另一个“小孩伢子”本该隆重、庄重的命名。要知道，一个新生婴儿的名字要寄予多少亲人的宠爱于一身啊，而这个权力却给了还没有深知其意的我。可是，我的得意和自豪只持续了几年，妹妹的名字就不停地被大大小小的医生没完没了地提及，这并不是我的本意，也是我不愿意接受的。是的，妹妹不断地生病，小病、小病、小病，然后，成了大

病……现在想来，是不是这个汉字中“细若游丝”的意义在暗中起着作用？不到十八岁，妹妹就轻轻松松开亲人们牵着手……冥冥中，我如此执着于蔷薇，是不是与逝去的妹妹有关？

某一年，在外地参加活动，几个文友餐后聚在一起，胡乱地K歌。场面热烈、祥和，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人都是“麦霸”，我倒正好可以做角落里安静的倾听者、欣赏者。心欢喜，脑放空，也算自得其乐吧。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作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偷走我的心。小薇啊，你可知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一曲破空而来，还没听完，我早已泪流满面……

蔷薇的花语是：美好的爱情，爱的思念，美德。红色蔷薇代表爱恋，白色蔷薇代表纯洁，粉色蔷薇代表誓言，黄色蔷薇代表永恒的微笑……可是，妹妹，在我这里，你代表所有美好的寓意。因为在我的心里，亲情是一根藤蔓，它只会随着年月替迭不断地攀缘、向上、枝蔓；只会越远越清晰，越久越牢固。我是不是老了？妹妹如果活着，现今也快四十岁了。她去世那年，按照老家的习俗，没有成年的孩子是进不了家族墓园的，也没有寄存于殡仪馆，只是草草葬于某个田垄间的空地里。如今，那片空地也找不到了……

家里的乡间别墅建好后，妈妈说，大墙外，要种上满墙的蔷薇，我们就住在开满蔷薇的家园了。妈妈的话，让我心头一亮。妈妈很少抒情，但是，80岁还能如此热爱生活、如此懂得生活的奥义，令我陶陶然、欣欣然。妈妈才是生活中真正的诗人啊！一位老人是深扎的根，也是新开的花。她时刻提醒着我们，我们：借万物而活，且与万物共生。诗人说：“如果正直的事物遗忘你的名字，请低声对沉默的土地说：我溢。对飞奔的流水说：我在。”是的！我在，那些流逝的就永在。

肖像作者：陈亮

故乡谣（组诗）

■解亚媚

雪花将故乡吹白

立冬后，夜晚拉长
西风挥舞着手臂，在夜深人静，狙击一场围剿行动。故乡鸦雀无声
人们进入梦乡。枯黄的庄稼
宛如一座座仓库

父亲走了快三年了。他的身影
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在睡梦中
一次次徘徊在月朗星稀的院落
这些最终成了我的回忆

夜晚的村庄万籁俱寂。弟弟带回的小狗
总是被门前的夜归人打扰，于是我
总是幻想是不是父亲回家了

那年大雪，父亲踏着厚厚的积雪
在黎明前穿过寒风刺骨，身披满心的喜悦
赶往那个叫公社的卫生院。然后
我就来到了尘世

这个冬天，寒风依然凛冽
故乡沟壑里的芦花，全白了头
人到中年，两鬓开始泛白。我想
那一定是父亲身上的雪花

我确定，春光来自渭水岸边

渭水岸边的柳叶绿了
渭水岸边的桃花红了
渭水岸边的黑鸭也跟着乐了

残荷还在淤泥中挣扎
它们的样子看似淡定
却隐藏着无比的疼痛
涅槃重生的生命除了坚强还是坚强

河堤路上，春光明媚
越来越多的笑声点亮着亭台楼阁
我确定，春风来自渭水岸边

借着春天的旋律，一些人
享受着美景，一些人消磨着时光
在忙里偷闲中召唤春天
渭水河边的草青了
渭水河里的鱼醒了
渭水河湾戏水的孩子玩疯了

春光在哪里？河坝上的柳问
河岸上的桃花在问，奔跑的孩童在问
蒹葭姑娘也在问

那是迎春花告诉我的，那是
柳枝上的飞燕告诉我的。我确定
春风来自渭水岸边

月光下，写你

八道巷的月光总是让我动容
情不自禁地想起你的音容笑貌
和月亮一样纯净，以至于我坚信
你就是明亮的月光

眉城到处都是月亮，无论我走到哪里
她总是如影随形，像亲人的脚步
亦像亲人亲切的呼唤。在城之中，我总是
步履中带着期盼与希望

多少年了，和你一起看八道巷的月光
看首善街的古槐，看平阳街的法桐
它们古老的样子，被月光照耀
和你一样美丽无瑕

柿子红了

柿子红了。只有在冬天
才是柿子树的春天。它们
亮出手中的金玺。一次次
燃烧人们心中的激情

我也喜欢红红火火。就像冬天
一把火炬，成为我眼眸里最靓的风景
数不尽的星星，挂在天上。数不尽的柿子
挂在孩子们的脸上

哭的人笑了，在红红火火的丰收里
笑的人笑个不停。他们的心里

住着一团火。宛如挂在树梢的红柿子
那么亮堂，那么安静



宋晓杰：生于辽宁盘锦。已出版各类文集二十余部。一级作家。曾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2011年度华文青年诗人奖、2009冰心儿童图书奖、第六届全国散文诗大奖、首届《扬子江》诗刊奖、辽宁文学奖等。参加过第十九届“青春诗会”“鲁迅文学院第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2012—2013年度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现供职于辽宁文学院。

主路的十字路口，是人、车的必经之路。它们就立于那里，小区大道最显眼的位置。起先，我并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只是某年五月的一天，我出差两个月归来，忽然被路口墙头上瀑布般倾泻而下的玫粉色“花瀑”惊住了，拉着行李箱竟呆呆地站了好久，移不动脚步。它们叫什么名字？因为惦记着这件事儿，第二天路过时，我还特意问了手机上的软件“形色”，才知道它们叫蔷薇。从此，有事儿没事儿我都忍不住转到那儿去，看看这朵，闻闻那朵，舍不得离开。北方就是这样子，不到四月，根本看不到几个芽苞，更别提草绿花红了。可是，时序一迈进四月，几乎一夜之间就冒出许多花芽完全是有可能的。接下来，春天的脚步像大家闺秀一般，才算

穿防护服的人（外一首）

■郁枫

从武汉封城开始，防护服被赋予特殊的含义
它几乎代表了勇敢、忠诚
坚定，还有无微不至的温暖

身着防护服的人，眼眸里有深情
总能让人把全部信任托付于她
然后，忍受黑夜的煎熬，等待黎明

身着防护服的人，话语里有温暖
总使人想把封禁已久的委屈
和盘托出
然后，安静于寂寥的困境，守候平安

身着防护服的人，行动中感召
总叫人想把绵薄之力交付给旗帜
然后，筑起一道坚强的安全屏障

在这个冬天里，我们没有被病毒吓倒
我们一直蓄积着力量和信心
随时准备，向春天出发

年末的雪

年末的雪。时紧时慢
搅动一片晶莹的时光
窗外是我昏冥的城市，低垂的天空
我若有所失。一片雪花，覆盖了
连日的恐惧和不安

西安，疫情仍未消退
我开始在雪花的间隙里

寻找疫情的拐点
寻找晴朗的天空和笑脸
身着防护服的人
给予我，一些潮湿的温暖
使我心有依靠，并相信明天

一片雪花浓缩了我对春天的
向往。在垂老的年轮
终于读懂人性的生死之大

雪花，急骤地扑向大地
我再一次竭尽真诚
向大地表达义无反顾的勇敢

内心的灯盏（组诗）

■楚秀月

长安，你是我内心明亮的灯盏

你的光芒亦如从前
只是，这几日被肆虐的狂魔蒙蔽
看得见你的挣扎，看得见你的疼痛
宽阔的马路，从未如此寂静
一无所有的广场、公园
地铁和公交
该怎样，接住你含泪的目光

这样的夜晚从未有过，千万儿女
打开了所有的窗，同唱一首歌
长安永安，西安加油
我听见每一盏灯，都在呐喊
每一丝光，都拼尽全力
这一刻，需用一生的时间，去铭记
无论你曾经历过什么，在我心里

你灿烂如初，我坚信
所有不堪，终将过去
每一个坚守的夜晚，都自带光芒
长安，你是我内心明亮的灯盏
一座城，一条心，永远怀揣英雄本色

今夜的雪

今夜的雪，下得洋洋洒洒
所有行进中的队伍，都悄无声息
我把你想象成，春天里的梅花
只是，那一米的间隔线
仿若咫尺，又是所有人的海角和天涯

轻启双唇，却不敢吐出那两个字
封城，太凄凉，太沉重
此刻的静寂无言
是我们留给自己最后的尊严
每一片雪花，都飞舞着求生的渴望

我懂你的沉默，我懂你的融化
懂你六面玲珑的小小柔肠
你悄无声息，落在白色防护服上
带着夏日里阳光的炽烈
消散深夜的寒冷，温暖疲惫的身体

当白和白相遇，惟见天地间的苍茫
无法说出内心的感受
辛丑年末，疫情突然反复
每一个被禁的足迹，都在等待启程
每一片雪花，都将见证黎明的晨曦

这一刻

这一刻，我们居住的城市寂静无言
却安放着一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牵挂
怕你冷着，怕你饿着，更怕你累着

漫漫长夜，成为一种煎熬
谁在轻声哭泣
只为隐藏那撕心裂肺的疼痛

这一刻，唯有祈愿，希望你
快快安好如初
恢复曾经的车水马龙
让温暖的风，吹进每一扇窗
我们在一个寒冷的节气中
寻找着希望
冬至过后，便是立春

这一刻，是坚守，更是心痛
时光，从未如此漫长
当分针和秒针
在钟楼和鼓楼上空交集
城市，睁大了
昼夜不眠的眼睛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我们该奉上
怎样的答卷



战疫诗选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朱振涛 校对：刘林忠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q@163.com